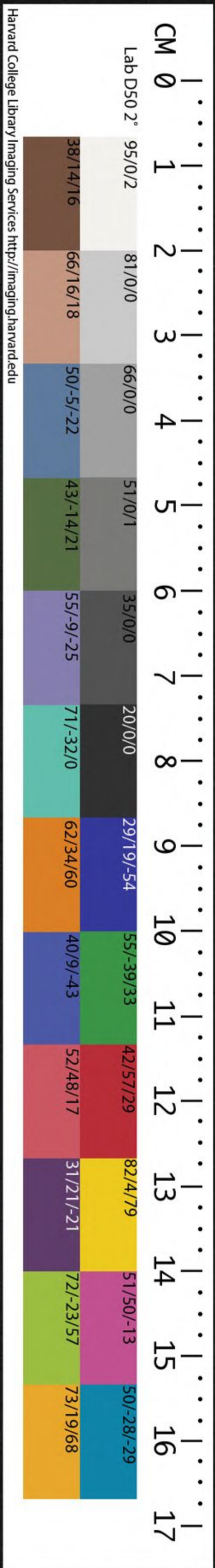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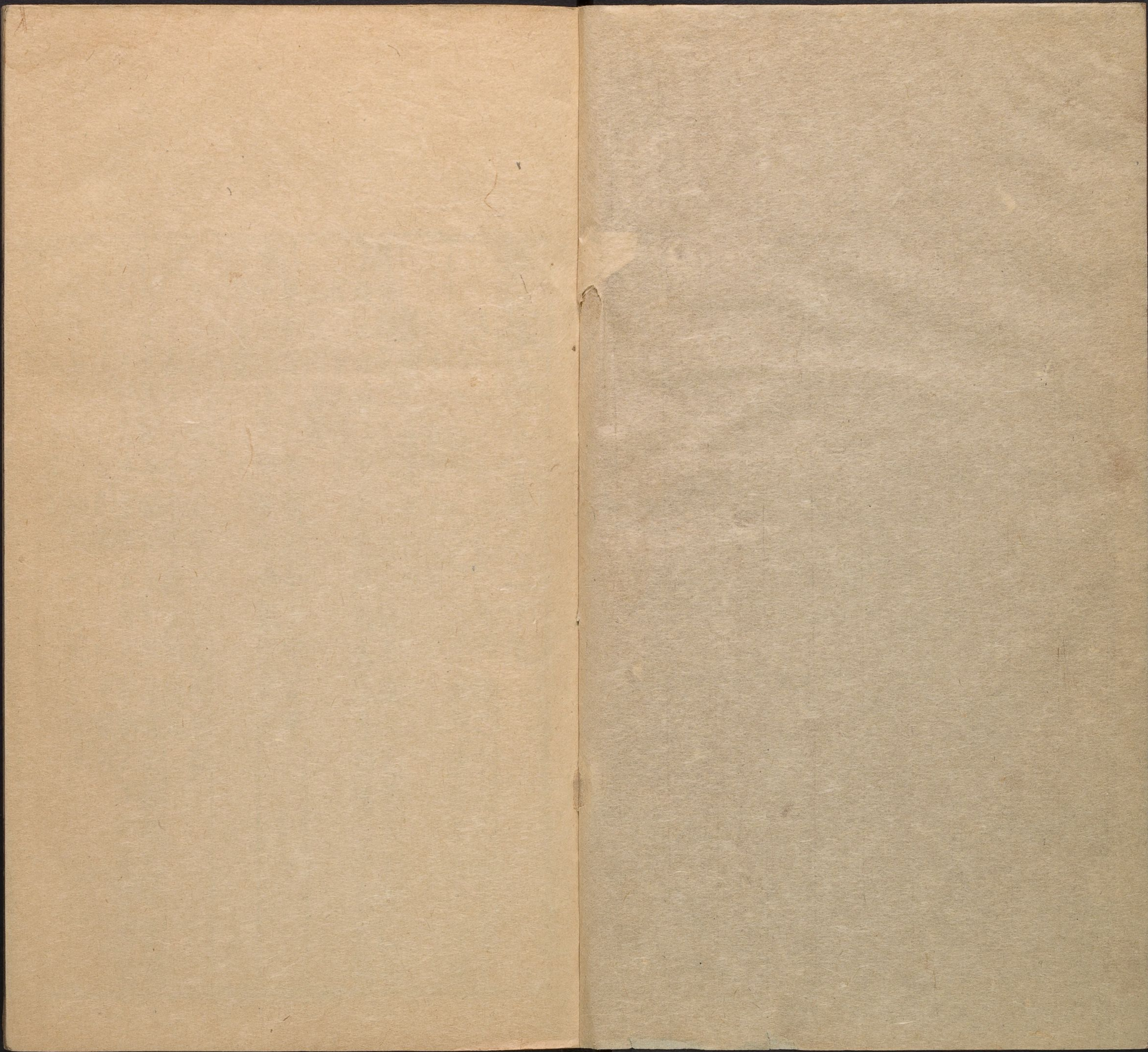
T693/4208(17)

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印

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孟孫子。二十五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

三十二年薨于乾侯。盜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于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于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二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薑立。

齊

許見襄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趙武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成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侯盧。立是為平公。昭二十二年平公卒。太子朱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七年平公卒。弟聲公野立。昭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八年成公卒。須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立。昭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年見薛獻公。殺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宮** 魯昭公十四年著立。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立之

**弟** 夷輿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二年夷輿來奔齊。結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于** 魯昭公九年于夷昭。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左。

**邾** 魯昭公十七年邾公來朝。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郊。教而自立。改名夷。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

**使** 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殺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東**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元**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春**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王**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正**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月**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公**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即** 魯昭公十四年平簡。昭十七年平簡。昭二十五年平簡。昭三十四年平簡。昭四十四年平簡。

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復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

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罕虎許人曾人于虢國弱作軒虎虢作鄭作石惡罕

春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

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容

夫園謂園將使豐氏無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賜寡大

朝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芥也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

若老其幾以復矣唯夫圖之子羽曰先君將不得為寡

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

國失恃而繼諸侯使莫不憾者趙君命而有所以塞

卒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詩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遂會于魏尋宋之盟也祢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

得志於晉今尹之不信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

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

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取也子羽曰晉國以為盟主於

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

城渾于師從不頤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

大災子之力也有今各美而給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武有仁人之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懼

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能

如農夫是撫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

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則信也

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反孫樓子曰楚公子許之三月甲辰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痛宮有前不亦可

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

不反矣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

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

矣陳公子招曰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

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犬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

晉樂王黼曰小國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

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黼字而敬子與

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二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曰：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易為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武君  
也。今將爾爾詞，曷為與親？武君親無將，將而武君  
然則曷為不於其武焉？武君親無將，將而武君  
後罪惡見者，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重矣曷為  
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鄭地  
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莊公曰：招之有罪，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  
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曾子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  
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  
先也。故圖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  
舊書中

之也。書楚恐晉先軟，故欲從舊書。觀其事，雖若楚重  
加于牲上，不軟血，經所以不書盟。觀其事，雖若楚重  
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  
每書必先趙武。  
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  
經先趙武，所以抑蠻夷而存中國也。春秋正  
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豈之役，又  
以請讀書加牲上，則是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  
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夫夷夏有常分，  
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楚雖  
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於夷者，暫也。非  
其常也。向戌持鉅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喻  
目前之安，首秦常終，則首冠屨，不中國諸侯，咸北而  
於夷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讀舊書不軟血  
左，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耻也。春秋為中  
國惜，不使夷得借華是故長晉之耻也。春秋為中  
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  
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長陵蜀之盟，申之會，  
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

而序諸侯之上宋號兩後楚強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國有中國霸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霸則實錄而敗諸侯也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大夫中國微弱可知也

為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劉氏曰公羊云招弟可以不稱弟也非也母弟稱弟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鄆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為復貶於此也著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城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郟** 郟不稱弟非貶也其實八年之稱弟乃貶耳

諸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肯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蹇曰貨以潘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為會痛社稷也我以貨充魯必受師是獨之也何惡之吾又誰怨然對也賄弗悔不巳召使者裂裳帛而

之曰帶其補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恩難不

可戮也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辭使數不辟

守所由來也能有何患之有患之所生若子之辭使數不辟

會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何患焉以情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爾疆場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

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

乎震有三苗夏有觀高商有妣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

諸侯遂進仲士齊盟其又可壹乎血大舍小足以為盟

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制何國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吳濮有棠楚之執事豈其願盟宮之疆事楚勿與知諸

侯無煩不亦可乎言魯爭鞞為日夕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

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

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今尹自以為王

矣何如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

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

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

諸侯晉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

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必以道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  
乘言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  
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  
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  
難乎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  
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為鄆國也然否  
胡氏曰鄆莒邑也代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詳

乘言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爾與書外事  
詞固異也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也  
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運本屬  
言明矣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  
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邑者不取乎陳氏曰歸父  
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  
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成穆長且告之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取  
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取  
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  
曰武不其也又賦來燕曰小國為宴趙孟曰武請於冢宰  
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安也野有死麋之章趙孟曰武請於冢宰  
樂頌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小國無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頌館於維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吾濟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懿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齊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徵其祀。氏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魯天謂魯曰：『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率曰：『數月於外，一且夜，是庸何傷。』賈而欲，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曰：『可以出矣。』叔孫指盤曰：『雖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哲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幣而出，子南戎服，而索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之，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躬見，勿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所尊，其貴事，其長也。』

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能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足不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急。』南行乎，無重罪。五月庚辰，鄭放許，楚殺宥女，以遠急。南行乎，無重罪。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囚蔡辰，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古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蕪反。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曰：『弗去，懼。』

秦伯曰：『弗去，懼。』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十舍車，自雍及絳，歸。』告公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令圖。令圖曰：『天所贊也。』右子見趙孟，趙孟曰：『吾知其過，必有令圖。』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間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天資之也。解不五。趙孟視蔭曰：朝文不相。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傷。田其與幾何。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桓公曰：后子

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

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

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

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

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

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之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之

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

弟云。傳：所謂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

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

必克。困諸陌，文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

兩於前，五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

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曰：此大鹵也。曷爲

謂之大鹵。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

原下平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

從中國各從主人  
大鹵太原晉陽縣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

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而止也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

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

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

法亡崇尚步卒武上秦之戎卒以變詐相高日趨

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畿之也其與交

至是御帥師則晉益衰矣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

棄陳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

悼公卒復有事於我悼公卒復有事於我至

晉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言長與立而

公于鉅  
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

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

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

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

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

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其君後言小白入

于齊前言言人試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試

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侯喜試其君前

與試之辭也故曰厲辭比事春秋教也

宮長輿出奔吳

長下公穀無輿字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

展輿宮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

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音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

矣先君也鄭忽曹驪未喻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

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

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讐是固無臣子之理

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

壬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牛聞之曰叔孫昭

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無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

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宮

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

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宮人之請而欲執

魯大夫是不以宮人為可討也展不稱子聖人不

其為君也 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

同固無疑矣 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

立此意以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衍與制宮展

輿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

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長與既立喻年成君矣其不

書魯已足以見絕之意若又不書宮何以見其已

求它義也若州吁無知之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

叔弓帥師疆鄆田

公因宮亂也於是宮務變齊胡及

子曰言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大元與常儀棄奔齊君

善矣 疆鄆田者何與宮為竟也與宮為竟則曷

為帥師而往其封疆也 疆之為言猶竟也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也 疆之為言猶竟也

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

之凶別乎言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亂為利也出而取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言人  
 因宮亂出而取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言人  
 來爭必矣故遣鄉帥帥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  
 亂以取田又恃其帥眾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  
 書者所以志亂也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子  
 之之特筆所以重訓戒也○  
 人之不立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試父也夫展與試  
 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試父也夫展與試  
 與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  
 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宮也非也鄆本屬宮故魯取其  
 邑未得其地故因宮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  
 之非畏之也且魯強宮小魯安宮亂何為乃畏宮哉○  
 葬邾悼公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  
 小國如大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  
 遠國如近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豷胎為  
 崇史莫之知釅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

戈以相征討后帝不厭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  
 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豷胎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帥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沈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風雨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  
 樂之事也以聽政書辰之神文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書辰之神文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  
 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秋底以露其體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姓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巳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彤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

哲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估富而卑其上弗  
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天命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  
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  
百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悖埋心且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為五色發為五聲淫聲惑志也六氣之  
疾君于之味發為五色發為五聲淫聲惑志也六氣之  
寒風雨晦明也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心疾明淫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  
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也於是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  
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巴酉楚子康卒

鹿九倫反楚公子圍使公子黑

伯州犂城雙標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  
事而先除三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  
于鄭任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縊而還伍舉遂聘十  
月巴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  
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既尹子替出奔鄭殺大宰  
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  
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其王之子圍  
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  
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疆禦已甚詩曰不悔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與子干為辭曰誠懼楚公于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  
王即位遠寵為令尹遠落疆為大宰鄭有吉如楚葬郊  
教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  
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其

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

官設服離衛緝蒲為王殿屋并蔽以自殊異

也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局

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疾赴故不書弒當是時仲

尼已生將志于學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

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

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

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

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

或不薨魯君夫人薨則書薨或卒或不卒

或內大夫書卒而外諸侯沒則書卒而不曰薨或弒或不弒

齊陽生不書弒魯君或葬或不葬外諸侯葬魯

君見弒者但書薨君或葬或不葬外諸侯葬魯

弒賊不討者亦不葬君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

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教

實弒而書卒何歟楚人謂令尹圍弒君以立

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

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

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

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

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

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

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憫之甚者懼人

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憫之甚者懼人

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

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問圖弒鄭

秋書卒而不書弒，申之會諸侯從弒君之賊，而無貶

黜之辭，則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

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殺者，弒君之人，有書盜

則夫入而能為春秋矣。圖弒鄭，教而不書，其以申之

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承其偽赴而下書公子

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

楚慶弒逆之罪，亦著矣。王曰：弒君而不稱弒，何也？良以

流涕而加弒君之罪，今圖弒君而不稱弒，何也？良以

臣弒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

申，不殊淮夷，夷之也。若先書圍弒，其後誘蔡侯滅陳

祭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周曰：載國策載

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殺之，因自立，然則鄭教實純

也。聖人書卒者，蓋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弒而書

薨，為魯諱也。楚麇弒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

弒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若，足以見聖人微顯

志晦之法矣。圖弒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桓

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

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

為也。圖之未弒也。魯蔡鄭之大夫，因知之矣。會于申

###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之為十三年

#### 附錄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景王二年，平十八，武十五，景八，襄四，靈二，簡二

靈王元年，夷末四，春，晉侯使韓起來聘，侯使韓宣



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  
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  
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  
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  
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天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  
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前此晉之  
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  
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附錄**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  
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  
宇非卿執諸中都小姜為之請曰送從

送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  
實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也

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  
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爾  
威儀以近有德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說大夫欲  
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邊而至使吏數之曰伯  
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子產曰  
誰不為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天助其不  
凶人誰請以刑為諸師子產曰即也何請焉不速死  
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櫬加木焉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

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

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卒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尚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故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于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士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

十一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其言至河乃復，何？不得復也。季孫宿如晉，而不得復也。季孫宿如晉，而不得復也。季孫宿如晉，而不得復也。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祿服。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

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

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

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

又曰：禮不妄說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

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

蓋始諸此行矣。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

義也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齊以適夫人禮送少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丁歷反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

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見左年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

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晉欲執之不難詞也特聞

榮見與耻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耻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

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

臣子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曰君返臣

往惡莫大矣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如晉至河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王氏曰**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于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妾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闈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盟主。抑未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非禮。而况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耻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公羊以為晉欲執公。穀梁以為為季氏。訖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從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

三十七 **景三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 鄭將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子適。唯懼獲矣。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公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張趯有**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傳**

**附錄**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讎在繯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齊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鍾區釜陳氏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公量收之出入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獲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存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室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後道燼相望而女富益於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晉源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俊以樂罔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將若何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用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廢卒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獲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社亂庶遘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政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意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隸豹之邑也及欒氏亡洧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糝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

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  
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  
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

介及交過魯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氏曰卿共小國  
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

附錄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孫董為少姜之有寵

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  
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  
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情焉君實有心何辱命  
焉君其性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

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  
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  
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

逆之猶擢其貳又甲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  
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

八月大雩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此年及六年八年

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  
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  
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  
懦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嘆哉

附錄此種齊侯田於葛盧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

子尾欲復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嬰于北燕

冬大雨雹申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此北燕伯

欵出奔齊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擢奔齊書

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

奔齊罪之也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

王綱正君則治道與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

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

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拳之以兵諫

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

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

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

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驪

氏七年見成公十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

村弘肇福密使郭儀輔政專權上厭為大臣所制左

右髮幸浸用事郭允明攝文進閣晉卿等皆有寵因

乘間言分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

威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齎密詔殺郭

明等皆衛獻公蔑冢鄉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

後復也四年見左傳襄公十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

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

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

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國君者選賢後

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

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曰齊公  
孫子產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  
子產曰始昌二惠競爽猶  
可又其危哉  
馬姜其危哉

平三十八景三十八曹武十七景十襄六靈五鄂簡二

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

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

窮公曰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也拒也朝之祿位實食

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也時食肉之祿水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

而取之縣人傳之其用也諫人藏之無行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藏之也周其用也諫人藏之無行陽夏無

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棄而不用風不藏水之雷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

氣曠霾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制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

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李氏之字

也李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

藏冰之失電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

水未為不藏水如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

與張禹谷水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

也此入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

也

也



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婁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何錄** 復田 江南 許男與馬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設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齊？對曰：恃險為馬，是三始也。四獄三塗，陽城大

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焉之析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可不聞其務。險與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十難而獲桓公，至今類之。晉有里，臣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州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故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宋之盟，又曰：如。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以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向故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

夏契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頰子胡子沈子

欲盡濟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

邾不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

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振華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

之濟不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

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東有曹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

用宋向戌鄭公孫喬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

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

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父而弗見叔舉請辨焉王

使往而厲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隨幣焉敢謝後

見徐子矣出也以為貳焉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振

舉曰天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

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君以汰無乃不齊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

不十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

屬于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

也所以病中國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

不使中國變於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一國諸侯在會

而楚處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

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偏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

而共為夷狄之行也宋之盟魏之會晉楚同

之猶以秦夷夏內外之辨春秋幾焉今楚處新立逞

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

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

謂夷會中國諸侯其意也何楚處弒麋以立而求諸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宋方遷賴於

鄆城竟莫校

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強盛則曰晉楚

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  
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

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至使窮凶極惡

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

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

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

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

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

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於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

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

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

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

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

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

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

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

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

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怨

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

王者不貳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強

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衆誅之

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哉

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

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

其詞變而楚舉書卒畧其絀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  
 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春秋不書楚子度之  
 試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  
 試之法而楚子之書卒為中國諸侯之晉變於夷亦不  
 以見其類之同則在魯諸侯之晉變於夷亦不掩  
 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楚  
 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常爭長矣楚  
 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狼  
 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馬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  
 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楚  
 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  
 諸侯于此若中國不振幅裂橫潰自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于平立召陵之會諸侯雖再  
 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楚  
 侯尋宋之盟謀吳也圖伯也蓋中國自晉平始齊  
 靈唯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  
 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  
 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以衰政在  
 六卿楚子始求合諸侯門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  
 曰諸侯使其來求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  
 必從矣使晉稍自強其誰敢侮爭晉強而諸侯從之  
 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懼

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耳魯齊晉諸侯  
 鄰也必不能也宋鄭滕小國也楚  
 夷狄必不能也中國也楚  
 滑夏靡收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六上之禮而用  
 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嘗忘也楚  
 王之義猶盜賊之說本何休但何休所以為楚子王會能  
 氏不殊淮夷之說本何休但何休所以為楚子王會能  
 行義以殊慶封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  
 國其不殊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削其行義之說  
 而止曰楚子王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  
**楚人執徐子**  
 伐吳故也春秋  
 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  
 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  
 君皆受命于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政夷  
 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春秋  
 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子以諸侯伐吳  
 秋七月楚子蔡

若

用

宋大夫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魯公曰諸侯復  
 序有不與伐者也或問伐吳之役諸侯從靈王者不賤  
 之賊也曰欲見諸侯之善善者楚夏之惡也為討弑君  
 之惡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  
 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執齊慶封殺之圍宋八月  
 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而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  
 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孤以盟其大夫慶  
 封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盟其  
 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  
 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  
 何有齊君而亂齊國也慶封不言伐鍾離何也慶封之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  
 且軍中言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而代  
 乎軍入蔡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

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賢治  
 不服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  
 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徐之齊焉非齊臣大夫子以其  
 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  
 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  
 蔡世子有與弑其君之罪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  
 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  
 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也慶  
 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絕以討賊之法書之也慶封之  
 此執有罪曷為不非言楚子不子楚以討齊慶封之辭  
 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魏之  
 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討于厥怒諸夏無會同  
 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伐討賊之義以  
 號令天下由是而城賴城陳城蔡矣不書楚討而書楚  
 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  
 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遂滅賴賴以諸侯滅賴賴子  
 縛街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  
 王克許許禧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櫛王從  
 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聞韋龜與公子棄疾  
 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

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  
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殷殷傳遂繼事也襄陵許  
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著楚  
之暴也齊桓浸蔡遂伐楚為中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  
楚虔估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以滅無罪之國書遂所  
以誅也遂以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則拘矣  
周大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  
成弭兵之謀也諸侯之兵城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  
焚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左氏云賴降師舍之故哉耳  
○九月取鄆左傳言易也魯亂著立公立而不撫鄆鄆  
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  
諱也家氏曰前此魯人滅鄆鄆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  
取而鄆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鄆責魯也曰曰鄆立宮  
之子為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  
善因而無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  
曰蓋宮滅鄆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家氏曰襄六  
年宮滅鄆今又云取者彼少立宮公于為後故以滅言  
之其實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  
之

附錄 已為萬尾以令於國國人諺之曰其父死於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凡吾聞為善者不  
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平君  
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  
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  
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  
夏納箴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州城州來東  
國水不可以城  
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魯子去叔孫氏及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內  
仲壬愛天厭已弗勝顛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綠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  
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

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田於立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  
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祭享大夫以落  
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  
牛曰孟有比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兼書觀於公與  
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見自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  
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疾之病  
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准則置虛命徹十二  
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  
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未  
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  
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  
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少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  
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  
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  
夫子固欲去之實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

是知豹之有力於公  
八年五年簡平二十九景武十八襄七黎靈六  
三平三十九景四春王正月舍中軍  
十卒靈內夷末七春王正月舍中軍  
施氏成諸滅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  
盡征之長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釋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  
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授  
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  
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自  
教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夫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  
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子即披其邑將以殺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殺諸塞關  
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殺諸塞關  
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

云有覺德。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之謙。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巴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結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喙。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

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時。獻公甲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是成三軍。今不云舍中軍者。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舍中軍。之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傳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前作三軍者。非公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也。此言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事見左傳。陽虎專。季斯囚。事見左傳。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愆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



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擊其篡武之討則田常書曰舍

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

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權之註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歸

詛要之註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收更前制公室以歸

私家私昭公之書殆有童水之已成也

秋舍中軍之書殆有童水之已成也

復古復正乎作與舍皆出於季氏而存亂舊制安可謂

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

公室亦欲乘叔孫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

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

卿北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

復正非也荀曰後此不立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

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仲孫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

取荀說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

之皆感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旗如晉

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

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

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

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此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

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下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

政令無失其民者也盟陵君小國不能取也其家羈

弗能用也其民之大國之盟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晉有焉習儀

以取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

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

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之止而討之也

附錄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也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  
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  
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  
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  
許氏曰卿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郟公如晉未改而受  
莒年婁及防莒惡季氏之專也  
莒之盜也季孫宿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  
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年夷復以地  
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地納郟公之叛  
人叛邑以為已之私有不日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  
楚遠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  
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  
非魯君之意黑昧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  
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宿  
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子日不可人懇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公羊曰蚡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漏

泉也 ○公羊曰蚡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漏

人顧伯討君辱此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

書敗莒師辛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公羊曰

秦伯卒 ○公羊曰秦者夷也 ○公羊曰秦者夷也

秦者夷也 ○公羊曰秦者夷也 ○公羊曰秦者夷也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

吳以報棘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內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使之其弟礪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擊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郟下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徹邑休始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城一不其誰能常之師濟於羅納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師繁揚之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零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覲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

罪也吳不顧義入棘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設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

秦紀頡頏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履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生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楚後稱王家帝高陽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

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  
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乃立三子為王吳越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奔荆蠻  
至壽者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王非諸侯所當稱  
字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蠻王王非諸侯所當稱  
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  
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  
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禮記曰初書越而常  
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  
之失也禮記曰楚虜乃蠻夷篡弒之賊其從之者有  
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蔡陳許諸君  
之從夷也禮記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  
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  
越敗吳于攜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行  
越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  
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際書人  
**附錄** 於秦景公卒故也

九年王六年晉平二十一年景十二襄八靈七  
卒平四十一哀公元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十四  
每如靈五夷末八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十四  
因晉取其田而不發喪紀禮也葬秦景公  
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刑書以向使詒子產書曰始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斷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  
惠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  
則不為矣夏於上並有爭心以微於書而亂政而作陽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如是則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儀

於書雖乃之未將盡爭之亂獄遂豐賄賂並行終子  
之世鄭其敗乎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王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  
碎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焉

夏季孫宿如晉

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  
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

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  
乃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  
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如既固請蔽加而後卒事晉人以  
為知禮重其好貨高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  
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  
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

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  
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焉之微  
日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公亡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交何有詩曰宗子維城  
母俾城壞母獨  
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

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襄十七年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

使代之宋公寵信閭寺殺世適瘞而父子之恩絕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

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會稽宦者趙高為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

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

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發兄而立  
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  
立胡亥為二世皇帝高為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  
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  
懼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遂降漢

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任宦官弘恭為中書令顯為

漢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攻事蕭望之

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

卒後漢作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

和帝時實憲專權帝用鄭眾謀誅憲遂超官卿之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寵王守澄

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龜鼎寵王守澄

田令孜茲以亡唐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

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振以援

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弒憲殺

而擢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

以憂殂武宣懿信皆宦官所立僖宗童孺政事一委

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而不知鑒

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覆

覆音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覆衛皆著寺人譏罵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

衰季弱心變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

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覆伊戾與柳所以覆

太子覆若師皆坎用性理書以售其險謀後先覆

附錄

六月丙戌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入匹私

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

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蕪

不抽屨不強旬誓曰有犯命者君子發小入降舍不

為暴主不恩賈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其將為王也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乘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巳焉用效人之辟乎匹夫為

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楚遠罷帥師伐吳罷音皮

子執之逃歸懼其救也使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

子執之逃歸懼其救也使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

子執之逃歸懼其救也使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

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高氏曰師  
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襄陵曰師  
者非遠洩也而洩其謀於書遠洩也師  
無不說於吳乃後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婚吳遠○  
朝之楚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啓疆之外見絕於盟主區  
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  
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  
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  
弓先聘之而明○  
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  
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  
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則書弗克納此  
也非奉少寡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  
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景王七年○  
平二十三年○  
景十三年○  
襄九年卒○  
靈八年○  
公郁釐元年○  
平四十一○  
春王正月暨齊○  
齊侯次于撝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  
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侯蒙而動可也二  
月戊午盟于濰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玉犢單耳不  
克而還○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  
內日暨及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

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

汲汲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

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至定公八

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



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  
 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  
 所貴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  
 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  
 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不出主  
 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昭公九年凡平者舉國而已  
 故不稱其人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得  
 其威因此以強逼齊為平夫齊大魯小魯為齊弱又  
 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  
 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  
 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襄公九年襄公之世齊數  
 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  
 魯齊平昭公九年書及者我及及而從他書暨者他人  
 不得而已從我而我遂暨之也若宋辰暨他疆出奔  
 是也疆不得已也蓋魯倚強夷之勢是以齊不敢軋  
 魯而反求平於魯也或疑春秋書及齊平及鄭平皆  
 舉其國而不言君臣與備人及狄盟書法不異若狄

之者乎是不然凡會盟則目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  
 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納平於魯及齊平及鄭平魯  
 使微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其國平若曰為平於某  
 國耳下書叔孫婁若反還泚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  
 苟以齊鄭舉號為貶則平莒及鄭邢衛許蔡之遷于  
 其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狄之平昭公九年  
 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杜云燕從齊  
 求平然下云齊侯次魏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  
 緣更進次于魏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  
 魯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泚盟此則魯與齊平  
 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章灼  
 不疑昭公九年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  
 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  
 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  
 年但諸家皆以暨為已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為人  
 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構怨魯挾吳楚之威強齊  
 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疆之暨合然胡  
 氏蓋用其說而不用其暨字之義又曰按左氏注暨  
 齊平者齊求於燕而與之平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趙子陳氏亦從之陳氏曰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玉而還  
 公庶幾乎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玉而還

不書平是子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疾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善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宮暨齊平盪于鹹吹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經例則豈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類而左氏下文又有叔孫滋盟正與叔還池盟之事相類且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

**附錄**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羊尹無字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闕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謂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士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諫諫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臣有國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同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所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僑父照臨楚國頭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蒞王趾辱見寡君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若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貶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道若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  
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  
而王帛駟馳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  
功於諸夏也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於強  
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叔孫舍如齊泣盟  
辭謂之來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後外之前定之○夏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  
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  
何不咸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曰  
擇人二曰因  
民三曰從特

附錄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謝息焉

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精焉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里矣晉  
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  
子孫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  
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祿乃遷于祧晉人為  
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而傳諸君  
君其樂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馬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宮之二方鼎子  
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  
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父享君德  
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特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民受  
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

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  
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  
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  
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  
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  
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  
說也。不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  
不媚不信。不信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  
媚不信。不信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  
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強能生。始化曰。魄。既生。魂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衣於人。以為淫厲。况  
良宵。我先君。獲公之。曾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散邑之  
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映抑諺曰。葛爾國而三。執  
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  
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  
朔。殺甲。魁。卒。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  
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散邑。亞。天。夫。也。  
其官馬師也。獲矣。而逃。唯執政所真之。得免。君死。為

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  
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流

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鳴鶴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用  
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  
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  
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反  
追。命。襄。公。曰。叔。父。勝。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余。敢。忘。高。圍。亞。圍。○九月公至自楚  
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  
其。所。以。來。也。○九月公至自楚  
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立。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茲  
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僕。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猶。膏  
而。走。亦。莫。余。敢。侮。體。於。是。窮。於。是。以。湖。金。口。其。其。也。如  
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立。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  
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何則效已矣

附錄 襄項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惟

惇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此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孫圍與史苟相之申朝亦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與孔烝錕之曾孫圍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

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土

其社稷遇屯三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利建侯歸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遂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弟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

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景王十一年八年 靈公九年 簡公十四年 景十四年 靈公元年 祭

十五年卒 平二 平四十二 春 哀三 靈七 夷末十

附錄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也抑臣

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讒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讒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

之言借而無徵故怨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悍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招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  
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  
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  
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

親之道也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

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發

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接立嫡家安靖國

家而逢君之惡在良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音

沒罪固大矣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由

其曰陳侯之弟親之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

事其賊者親親之本不能釋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

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

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師而誦弟者罪其有寵愛之

亦罪其寵任之私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交貶之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曰陳侯斥君之辭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至亂作躬

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

殺座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

生座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

陳哀其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我其國本而且

宋平者勳故申生與齊皆目君以殺唯偃師之殺目

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

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

而公子留之變實  
亡陳之本也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憂志自殺  
○楚觀從納

公子比而靈王繼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  
子留而哀公繼不書留弑君何也此之立無君者也靈  
雖不繼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  
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繼亦不可以君國是哀  
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也○叔弓如晉  
之懷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叔弓如晉  
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也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實慶奇氏曰財  
費則國貧彼煩則民叛歸歸雖珠輪矣之功盛則恭儉  
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平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  
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  
而晉弗慮置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樂乎公可謂志甲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師殺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  
師殺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

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

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由得禽而射不中  
不成禽不射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  
也受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以罕書也○陳侯溺卒  
○秋蒐于

則不得貪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

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

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蒐禮見兵權之

移于下且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

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

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復霜之戒

其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

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奸臣之將

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紅之

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家也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豈不哀哉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

附錄

殺梁嬰八月庚戌遂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



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  
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  
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聞子蓋亦授甲  
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聞子蓋亦授甲  
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蓋謂之周書曰惠  
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措願曰頃靈  
福和之吾猶有望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未反陳公子招歸罪

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  
詞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真行之而非過之所  
欲為爾過不欲為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  
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  
陳孔真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  
其言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  
為文昭公按哀公僑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  
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  
罪於過而欲免○大雩雩過也○秋  
巴人其可欺乎○大雩雩過也○秋  
冬十月壬午楚師

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子越殺陳孔真真公作瑗

陳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與變哀克殺馬段王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  
私私於握加經於額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  
役不謂待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殺女知寡人之禮以息  
文其辟寡人平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  
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  
故對曰陳顓頊之疾也歲在鶉火是以卒城陳將如之  
今在析木之津猶悍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  
亡自幕至于管腴無違命舜重之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城後見其本  
懷滅心也齊侯使國佐及國佐盟不重舉齊此重舉陳  
者已滅陳也○昭公曰孔真招之黨○昭公曰楚師滅  
陳曷為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衆恃強四行暴虐莫之  
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有入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  
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  
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於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  
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  
今執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夷狄滅中國故雖招有罪  
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

書公子招也。孔父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真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父行之。故書曰：殺陳孔父，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司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於陳。則知招殺真蓋討其殺偃師也。國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有而放之，真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也。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以春秋書殺地，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夷狄暴虐之甚。魯侯之其，魯侯之其，魯侯之其，魯侯之其。微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葬陳哀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在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波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文云執公子招殺孔父，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復，明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誅而遷人之國也。○左傳云：袁克葬之，按國已滅。

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景王十九年。○平二十五年。○景十五年。○靈二十二年。○靈十四年。○哀十四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宋平十四年。○哀十四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古南趙，屬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楚既滅陳，威震諸大夫，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既諸侯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柰向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氏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許遷于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許遷于夷。

夷。○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許遷于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或問許四遷，棄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

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為之伐  
鄭而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為政四隣畏  
之而楚方城陳故欲遷于夷以還鄭而楚使棄疾遷之  
也傳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許自成一  
名城父本陳地楚威陳遂遷許于此國志曰許自成  
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以見許之危  
弱不能自守矣傳曰穀梁疏曰邢衛之遷皆書  
月今許遷畧而不月者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  
如一邑之移故畧之不得從國遷常例

**傳**周甘入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越率  
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蕭慎燕亭吾北土也吾  
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發  
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焉枕干四裔  
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  
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木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  
棄謀主雖戎狄其可有予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

伯父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  
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二不亦宜  
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  
周弔且致閻田與潁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圻大夫  
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災作火陳災鄭裨龜曰五年陳

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  
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  
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年十二年傳曰陳  
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為存陳威  
入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  
悌矣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  
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  
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  
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

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邾鄆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邾鄆。鄆國之風亦不與衛入并，諸侯而有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渾其臣備時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采平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

**通鑑** 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大遠。大非在後，未有書外火也。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左氏作災，公穀皆為火。按此條公穀說本可通，但穀梁以為為國曰災，邑曰火。公羊以為天意存陳者皆非也。

**附錄**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賓于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庸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朱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是悞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悞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 仲孫矍如齊。矍俱縛反。孟僖子如齊，設聘禮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君鄆時也。其來久矣。

**九** 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君鄆時也。其來久矣。

○冬築郎園

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

其以勤民也無園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

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

即園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

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

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即莊三

十一年築墓于即今復築即以為園非以為講武之處

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

虛器而猶興築園之役其為季氏毆民乎

景王十年平二卒齊景十六衛靈三宋靈

平四年平十四卒哀春王正月

五靈九夷末十二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

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

是乎出吾

是以譏之

夏齊樂施來奔

齊作晉齊惠樂高氏皆晉所信

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氏遭子良醉而驛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

其飲酒也蓋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

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氏遭子良醉而驛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

其飲酒也蓋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

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勅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

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我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

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

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

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

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饗幕器

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

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

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

子莒之旁邑辭稷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魯桓

樂施與高強以兵攻君官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

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強非卿故也魯方通聘

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樂氏而設爾

○秋七月季孫

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月平子伐莒取郵獻俘始

用入於亳社賦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逃

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率李氏毀中軍

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

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

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師

兵以行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伐三家各將其

然猶使之也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

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

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

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

額固存矣而公不得為政也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

襄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

已功也內取邑悉書於是取郵不書不詳也由是定

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公孫嬰齊蓋二卿之戰書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偃如

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

孫獲之上而叔孫姬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

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又曰左氏用人於亳社之說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

戊子晉侯彪卒及何晉人辭之九月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

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九月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

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蓋用其  
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  
疆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君子不可不慎也哉昔  
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  
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  
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昭公二十五年  
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立澶淵于宋澶淵  
于號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  
齊無取之外其○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戊  
餘皆無足取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戊  
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  
干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龍出於棺無冬闕文○  
年七年削秋冬而取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  
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設而漏  
之耳况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十有一年昭公夷元年景十七年靈十四年武二

十四年城杞平五年元公佐元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

宋卒公二月作正月卿其盟主之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或作乾般音

義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繼也

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中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

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  
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

人公孫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  
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

也蔡侯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楚公  
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於左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  
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  
克然脾聞之不信以卒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特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然克有緝以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使之罰也且誓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散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陳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大夫于厥憇以謀救蔡而蔡卒滅陳焉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憇而不能師甚矣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昭元年使大夫會蹇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

萬世不貸然楚處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願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戮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今此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官者無赦焉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官者盡誅之也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徒亥魏將使鞅將女伐魏魏公

子即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



飲而罷兵，印以為然，乃與會盟而秦人以此劫懷王。飲執伏甲襲印，虜之，大破魏師。秦人以此劫懷王，而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狀兵武，閉關，號秦王。楚與西至咸陽，遂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憲宗之給王弁，通鑑元和十四年，沂州刺史王弁，亂朝廷議，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給之。弁即日發，所在滅其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詠圍沂卒十二，百盡殺之。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

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通鑑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通鑑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難地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通鑑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邾文公用鄆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為名？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般夫入之所得討也。曷為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歟？國君見殺者，如鄆子，戎蠻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弑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爾。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通鑑五月，齊歸氏薨。杜氏曰：胡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通鑑五月，齊歸氏薨。杜氏曰：胡女

敬歸之婦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大蒐于比蒲。比音毗。非禮也。

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其曰大蒐越禮也。周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入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

公羊傳曰蒐于紅夫子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

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周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

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

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是強家之不忌君故智者知公至之將卑執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

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

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獨何歟。白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發其常可也。有門

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

矣。倘禽服喪。服武王之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

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

已焉者矣。晉王克用燕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

寨。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抵

夾寨分兵為三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

戰於高平。東漢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昫聞太祖昫駕請兵于契丹契丹

以十萬助昫昫自將兵三萬趨路州。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世宗親征與昫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

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發講武之常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侵祥。侵子鵠反。又七林反。侵祥公

公盟于侵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帷幕，孟氏

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

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筮，反自侵祥，宿于遠氏，生懿子。

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季

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貜齊歸之殯，而從會盟。

曾之臣子於君親盡矣。周禮曰：始也盟，後盟，雖是魯君

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

掖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曾邾之強弱，斷

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

已此盟，豈可信邪？邾人又取其田，既而魯人

籍晉霸之力，與邾盟，邾人又取其田，既而魯人

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

葬，是以此盟。侵祥以修好也。○周禮曰：左氏云：禮也。按

有畏之時，而稱得禮。○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

駭、宋華亥、衛比、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

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

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

鮮矣。二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以復王惡。周矣。晉人使

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

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慙，

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救蔡不果。救文十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

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旋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蔡於楚師圍蔡之後戰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

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會朝之言以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遇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道容貌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

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國齊歸

者何昭公○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之母也。

以歸用也。有有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

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臣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

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

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穀梁傳滅而以歸

弗臣之辭也是故物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

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

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

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

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穀梁傳言世子

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有窮迫

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可知也安得以為未踰年

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

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

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其天下與

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

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穀梁傳世子猶世世子

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

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

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楚終身則有之為者

父母之仇不與其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

盡於世子矣穀梁傳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

道恃眾疆域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

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仇也即用之者

以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

必以夷狄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夷狄所誘而殺之

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

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楚子

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

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首非專罪夷狄也  
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敢救  
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成之謀實何利  
於中國哉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  
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  
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曰申無  
字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  
於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見  
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曰公羊云其  
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  
又曰用之築防此似鬼戲非可信也盧凌李氏曰有  
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  
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  
此說胡氏已辨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尤  
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為得之其用之之義左  
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為用之  
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為祭社也左氏是  
**附錄** 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  
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實子  
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櫟而實管仲焉至于今

在內今棄疾在外鄭州在內若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  
渠立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焉  
大不掉君所知也

景王十有二年 魯昭二 魯景十八 魯靈五 魯成  
平六年 魯元二 魯哀七 魯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  
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  
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立有罪  
焉爾爾齊魯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  
偃擊燕伯也曰公羊云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  
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偃玄孫陽  
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曰公羊云三年比燕伯出奔齊  
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曰公羊云三年比燕伯出奔齊  
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數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  
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  
此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

鄭突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  
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  
不言奔奔且言納者此燕伯效衛世子蒯聩也是內弗  
受之辭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豈悉如此殘  
缺乎○三月壬申鄭伯嘉祭○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  
叔使其除徒執用以方而無庸殺曰子產過女而問何  
故不毀乃曰不忍朝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群  
之可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  
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  
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實而民不害何故不  
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  
人以自成也○高曰鄭去中國即楚又矣至於簡公乘  
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  
慈仁民蒙其惠○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夏宋華  
君也享之為賦蕭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  
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死同福之不受將何以  
在○高曰公始以卿其平公之葬  
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如晉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  
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  
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  
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人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  
自伸也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環謂穆子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馮也齊君弱  
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勳今猶  
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傳曰三月葬鄭簡公傳曰楚殺其大夫成

熊熊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

殺其大夫成虎懷龍也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

信信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陽秋八月壬午城肥以肥子繇臯歸周原伯

綏綏其與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入遂綏而

去成景公之族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其倬公

而立成公之孫繇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殺殺瑕卒于市及官嬖綽王

孫孫沒劉州鳴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慙慙作整李平

南南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

費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謂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

子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

受受三命叔仲子欲備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

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

有有善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事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謂公曰子慙謀季

氏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謂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

仲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謂之

將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數且言曰恤乎秋乎

彼彼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存人矣哉

南南謂枝登之遇坤誼之比也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

信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故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中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外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

者者弗當且夫易不可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

能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遠猶有闕也遠雖吉

未未也將適費欲卿人酒卿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

非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遂叔仲小南謂之

朝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辭辭有三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

辭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還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



楚子伐徐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兩雪王皮冠秦復陶  
 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兩雪王皮冠秦復陶  
 冠被杏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紹王孫牟燹  
 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荆山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  
 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今鄭人貪頽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王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  
 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  
 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折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  
 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

王欲肆其志野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以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帝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其詩曰祁招之情借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  
 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  
 又伐其國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晉伐  
 鮮虞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其狄之  
 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

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

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護固可罪也而狄之

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虜以滅

魏也善晉師其執虜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善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人之所以為

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入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

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救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劉本曰為會齊師而非夷狄而何

夫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辱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

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蘇氏曰狄晉也晉主諸侯之盟春秋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處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年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魯之不書也而敗狄于交剛于大鹵滅赤狄路氏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而滅肥不書滅鼓不書莫重於狄晉苟狄晉矣餘不足書也

景王十	十有三年	昭三	景十九	靈六	平公
六年	六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惠公	吳元	平七	宋元	三	春叔弓帥師圍費
八年	靈十二	狄	夷末	十五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					
治區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令主而共其乏因費來如歸南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					
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春秋左傳卷之九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惡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李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國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強，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

討蒯，不思之甚也。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諸侯？必無替天子其大夫執，大夫必無替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青。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圍，棘者復汶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鄆而圍邱者，家臣強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汶他國之邑者，幾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譏不能正已以馭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宇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宇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閭韋蕭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蒍氏之族，及遠君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君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及邲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若不能死，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乃安定，則如與。」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之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所欲，且違上，何適之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使須務，年曰：『欲速，且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年與史御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孫及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待者曰：『甚焉。』小入老而無子，知齊于溝壑矣。王曰：『余殺國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乃歸于楚。』王曰：『公夏將欲入，馮芋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冉好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忽，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

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歸，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歸弑，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飾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二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荷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

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鱒

於衛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

朝出入有詔於國。禮記曲禮注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

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即君臣之

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音祿

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

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

楚臣而度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度明於君

臣之義也。晉中饋曰比立時靈王未死使靈王若得復國則比自是首惡無疑或曰

度弑邲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

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

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

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

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也

盱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鄉為社稷鎮

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

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

此類是也。然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曰比將為

曰公子比何也此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

致度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度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

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不得比則無以齊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度之縊者比也此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也巴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武之弑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篡弑之人春秋之義必有其所不容矣始度之篡有能伏大義而殺之求邾教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度然度兄也此弟也度君楚國比自外歸為君而度死不曰弑君可乎

聖人不可以妄加於人豈以無惡而稱弑乎穀梁亦云言歸非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此不弑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弑皆不日豈皆不弑乎穀梁於許買之弑則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弑也或曰或不日皆曰不弑若何而明之哉今考之經齊連稱管至父弑諸兒而立無知為君則書曰無知弑君晉夷臯州蒲既

弑而後公子黑臀公孫周歸于晉以為君則不書黑臀與周為弑君也春秋以弑度之罪歸獄於比者蓋禁兵無道而謀代其立度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度無道而謀代其立以已次居紂不足以為國比故脅比而君之而度之殯實在此比之為首惡矣向謂比涉五難以弑舊君當時蓋亦以此為首惡矣隋煬無道其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弑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雖化及聞謀變色流汗迎入朝堂戰慄不能言而邵子經世書宋子綱目皆書化及弑君且不以煬帝為弑君父之賊而未咸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每夜餘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矣

國人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將來矣若若早自圖也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殺囚衣

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

復遷邑致羣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  
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  
命寡君以致欒樂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命既復  
命請曰聞命既復王問欒樂曰歸不穀有事其過失命未  
姑歸不穀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王母勤  
改葬之勿靈而卜余尚得天下不吉殺龜而王無厭也  
曰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家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  
故有亂于群望而祈曰當璧而拜者五人者使社稷乃  
編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五人者使社稷乃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康王拜之靈王時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拜之靈王時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問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  
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有謂無德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  
無民亡無愛豈可謂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  
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疾乎君子干法五

馬奇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  
也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仲一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  
子也無與焉將何以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  
焉國無與焉將何以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乎對  
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叔牙宿須無惡如  
汜民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  
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夫有寵於  
好學而不敢生七年有士五人齊大夫子餘子化  
以爲腹心有魏擊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  
主有欒郤孤先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公  
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補人此其  
當名氏以弒者謂不稱人自是爲君也當上之辭也  
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自是爲君也當上之辭也  
上之辭殺非弒也此之不弒有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之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

主其事  
故嫌也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  
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  
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  
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  
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火火  
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  
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  
乎田氏曰比未能君楚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  
故不為棄疾之君也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  
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

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比篡仁

為君而棄疾不以賊討比則是殺所謂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繩墨而懷其者亦無所隱其情矣疾與比為

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

之辭言之也張氏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

肉之愛也張氏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

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

分未定而棄疾議殺之也此貪為君之利不能效死

不立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

於援味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也殺而代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弑君也

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方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君

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曰君

棄疾改名曰君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曰君

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獄棄疾為之

也則是比公子殺公子比耳非討賊也書弑其君比則

比疑於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碯雍原不

然是兩下之獄勿書可也春秋之修辭謹矣鳳



國曰比若實試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書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於商人蔡服此春秋之變文也○公羊作試公子比夫試者不段上之辭故雖里克試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其試公子其試文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女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火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淫幕九張行于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指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射中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君饋叔向美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為美者異於地日敢請之叔向受美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清貨無厭亦將及焉為比彼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劉氏

曰劉子試公五卿士平

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

朝于晉然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

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

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號之會仍

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

乃敵國外患臨深復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

法家拂音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

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

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  
 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  
 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  
 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  
 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晉平主盟  
 色盡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處盡召  
 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  
 公立而楚處斃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  
 大勢已去徒治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  
 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壞霸業也晉之不強  
 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  
 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焉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  
 承會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亦見楚晉之合諸侯  
 由是止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宋盟主矣注已晉  
 主夏盟不競於楚父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

然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  
 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  
 臨之以劉獻公文悼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  
 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  
 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連速唯君叔向告  
 干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  
 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其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棄  
 共百事不終所以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不可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施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營人愬于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訖以絕兄弟之國棄周  
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  
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營犯郕之怒以討魯  
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  
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  
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貢之無極亡可待也  
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有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  
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  
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貢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猶曰  
禁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  
可示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諸侯畏之旆故曳旆以恐之辭諸魯曰寡  
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  
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  
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  
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  
也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  
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會與盟同地再書  
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書同盟

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  
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

惡何哉

劉氏意林謂平丘與滅繼絕推其美殆與葵立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

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也謂春秋美平丘過矣

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

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軟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

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

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

奉承齊儀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

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

強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

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

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楚為成晉之

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偷俸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異伏而不敢出幾二十

年今楚屢罪盈惡於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魏召諸夏如病疥沈痼之人強自支拄人之見之

者知其無能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都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

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晉若果

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弒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為哉雖然楚人自

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亦由此盟也

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為之機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

以威為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毅梁以為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

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陳氏則又率晉之能合諸侯而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

是一說

公不與盟

與音預謂深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

盟也得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

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

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其甲之威肆脅待之

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禮曲禮五官之

子之老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

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泣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

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

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

自眾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

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

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

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向之言北宮

也魯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魯人能言而不能信故

恐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後世故直書其事

使不得以為諱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

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鄉官之妄詐與眾棄公不以

此數辭公曰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

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

十四年如鄭陵之會晉自不出其不足以宗諸侯矣

於晉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違眾不盟乎惟穀梁之意

以與為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以與為與及之與

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

立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

曰魯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為乎

得與於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

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

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隨不見平立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立之公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詞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之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與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一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立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諸魯實無罪而平立以邾莒之誣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備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如以歸如以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如以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如以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如以歸公不與盟

射懷錦奉壺飭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飲從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

嘗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不共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汨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厚魯

若而季孫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託強家故也

唯夫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



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

公至自會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

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也

致為列故此條致會以為不恥也此說似然矣但其下

文以為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也注云時諸

侯將征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說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

亂遂成故公直不與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衛競大

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工軍侵鮮虞及中人驅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

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

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滅禮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亦不與

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

許胡又滅陳蔡而縣

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

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

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

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

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

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復也故書而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也

靈不道是城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靈藉以發難

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是靈之惡而歸恩於

當復非夷狄得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  
滅而復之也。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  
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  
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  
為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  
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  
治難矣。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  
也然則善數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報二  
國之命制在夷狄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  
抑強夷而有中國也。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  
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  
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為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  
國然矣亦歸而篡國者也。不當有國故不係國。孫氏曰  
民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專封之權猶不  
沒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立城緣陵而不書城商紀  
也楚虔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

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絕故止書蔡平陳惠之  
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國之有能與復焉爾公  
穀以為二國之後成於平丘之諸侯夫厥愬之人夫  
欲救蔡而不能救豈以陳蔡之地既入于楚中國諸  
侯不與與兵伐楚而還能復之耶。孫氏曰二君歸  
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則楚之後二君在盟以前矣  
若以二君歸為晉盟之功則其歸當在九月十月今  
盟後便書歸未聞盟之功如此神速也。孫氏曰  
二君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所謂同於舊有國之  
例也諸說皆通胡氏此條不稱復歸之例似與不書  
復絕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與楚虔之得滅當書復  
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穀疏曰不言復歸者  
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  
政不得言復歸其說以可通

冬十月葬蔡靈公

禮也。孫氏曰變之不葬有三失

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孫氏曰國復乃葬凡三  
十有一月。孫氏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  
非也楚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不為諸侯而成  
之也。孫氏曰胡氏曰夫不與楚滅使蔡侯得以禮葬其祖  
信矣葬自內錫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即世子般也前  
葬其父今葬其身於此見恩意之施於般厚矣不以其



有罪明矣乃以此為成諸侯之事如非春秋之意乎○公如晉至河乃復如晉荀  
侯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善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  
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公  
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欲  
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  
辭於晉而○吳滅州來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備  
守備示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  
也子姑待之○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  
是取之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  
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州  
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  
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  
也易

**附錄**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廖於晉親  
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  
一主二吾○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康伯曰寡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  
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魚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辭也○能乃使叔魚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辭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  
之向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

一

春林大正三卷

四

